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一树樱花落

张玉玲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图章目录(CIP)数据

一、树樱花落 张玉玲 著 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

一树樱花落

张玉玲 著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树樱花落/张玉玲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5875 - 5

I. ①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5556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5875 - 5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03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- 二一零 820 A 或者 B /001
- 另一种 800 笔尖上的滑过 /004
- 你 850 入了 茉莉 /006
- 吹 800 深度旅行 /009
- 800 半个 白梅 /012
- 爱情的决意 再度缺席 /015
- 百 850 烟灰 /018
- 纱 850 风微凉 /021
- 等 1180 记 给点声音 /024
- 光 850 是个 落花飞 /027
- 850 啡的 陶艺 /030
- 画 850 爱上三毛 /033
- 假设 100 春逝 /036
- 850 一树樱花落 /039
- 850 能 一三五,二四六 /041
- 开满夕 800 与阿玛施无关 /044
- 窗外 800 左边的声音 /047
- 临街的 800 留下这一天给你 /050
- 向往一千年 碎片时光 /052
- 请别告诉我 经典演绎 /055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粒尘埃 / 张一弓著. — 沈阳: 辽西高校出版社, 2017.9

2017.9 100 一粒尘埃 Ⅱ A/058

400\ 很远的笛子 /061

ISBN 978-7-313-15556-5 和一朵云相处 /063

1. ①— 发生点什么吧 /066

2. ①— 秋天开始的时候 /069

210\ 木香藤 /072

声音来自烟雨 /075

寻找我的情人 /078

450\ 你是我的月亮 /081

车窗外的风景 /083

出售时光的女孩 /086

880\ 偶像 /089

晴伊儿的手 /091

980\ 风的感觉 /094

340\ 百合冰 /097

440\ 花开时节 /100

340\ 与幸福有关 /103

020\ 樱花七日 /106

520\ 雕刻 /109

220\ 传奇 /111

目
录

CONTENTS

二零零八年的夏天 /113

另一种错失 /116

你 OUT 了 /119

吹箫图 /122

等你半个冬天 /125

爱情的淡蓝色 /127

百合心 /130

纱外 /133

等待忘记 /136

尤丽不是个好女人 /138

喝咖啡的女人 /141

画 /144

假设一个幸福的存在 /146

飘 /149

金鱼危机 /153

开满夕阳的傍晚 /156

窗外 /159

临街的窗 /161

向往一千年后 /164

请别告诉我 /167

秋小诗的童话 /170

去看星辰花 /174

因为 /177

是谁让你动心的 /180

一支烟的时间 /183

水桑 /186

司若的琴声 /189

送一个春天给你 /192

兔子的逻辑 /195

唯一 /198

舞者 /201

香水有毒 /204

谢谢 /207

独舞 /210

做一朵烟花 /213

墙壁上的微笑 /216

与幸福有关 /219

烟花七言 /218

静 /216

传奇 /211



A 或者 B

我坐在角落里,看着白一一。

白一一站在大屏幕前朗诵她的诗歌。在朗诵自己的诗歌之前,她顺便朗诵了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,戴望舒的《雨巷》……不错,白一一是个写诗的女人。这个季节到处流传的静电让她瀑布一样的长发有些凌乱。亮色的格子衬衣,深色短裙配一双深色长靴,这一切让今晚的她妖娆靓丽得近乎完美。

但是在中文系一直混到博士的我,自认有两只挑剔的耳朵,我始终认为白一一的朗诵不够到位,她的解读没有达到那些诗歌本身所要表达的情感临界点,不过这不影响我的眼睛去欣赏一个女人美好的身影。在这个满世界都是诗人的时代,你不能对一个诗人有多高的要求。

白一一从弓形大屏幕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,再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,她口中都念着诗,我甚至听到旁边大学生模样的男孩说,她简直口吐莲花。而我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手机屏幕上,我有一个特点,当我遇到一个不太感兴趣或者不太认同的话题时,我能迅速找到下一个感兴趣的东西,并且很快沉溺其中。

一阵异常激烈的掌声把我的注意力从手机上拉回了大屏幕,白一一站在那里,目光直直地看向这个角落。我本能地收起手机,有种小学生在课堂上看课外书被老师逮个正着的慌乱无措感。却听白一一再次开口:“对,这是我说的,爱他,就推倒他!”



随着话音，她的右手做了一个推的手势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她那只还在远处的手，竟然让我本能地躲了一下。这太搞笑了。然后，白一一一个转身，走向了大屏幕的另一端，这时候我发现，她窈窕妙曼的身姿居然有一个缺陷——微微驼背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的目光跟着她，当她再次转身给我一个侧影的时候，我确定，这是真的，她的确微微有些驼背。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发现呢？

白一一说，在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有人对整天写诗的我说，你疯了吧？我那时候没有判断力，以为自己那样真的是疯了，但是有一天，我的语文老师对我说，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如果这样就是疯了，那疯了不是很快乐吗？白一一又说，所以从那以后，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坚持写诗，一直写一直写。后来连我妈都说我疯了，但是我不管，因为我爱诗，就像我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矜持，我等不到他给我打电话，等不到他给我送花，我会给他打电话，会买一束玫瑰送给他。

白一一说着，目光再次投向这个角落，我感觉我被她盯得脸都要烧起来了，我正在想，我是不是有点后悔今天被那帮同学忽悠到这里，来参加白一一的诗歌朗诵会的时候，白一一在大屏幕前大声说，杜哲，你别躲了，你已经躲了我一万年了，无论你躲多久，我还是喜欢你。周围顿时一片哗然：爱他，就推倒他，推倒他，推倒他……不知道谁的手在旁边推了我一把，这种情况着实让人热血沸腾。白一一看着我，又看着大家，哈哈地笑着说，我也会害羞的好不好。然后她幽怨地看了我一眼说，我们还是先说诗歌吧。白一一给我们朗诵了几首她新写的诗歌，我认真地听着，发现她的诗歌字里行间充满了灵性，在这个满世界都是诗人的时代，她的诗歌还是蛮不错的。

这时候，主持人把PPT定格在分享者个人简历那一页，白一

笔尖上的滑过

午后,纷披而下的阳光打蔫了周围的绿意,一棵无精打采的杨树,那个灰扑扑的身影佝偻着,两手抱在胸前,护着一个绿色塑料袋,袋子里装着一沓参差不齐、色彩混杂的稿纸。旁边,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竖在墙根下,车头的方向,是一个宽阔的大门,门一侧有几个行云流水的大字——××文艺出版社。

这是我第七次看到这幅画面。他总是赶在上班前等在门口。

和以往不一样,这一次,我的心里没有惊讶与嘲笑,没有要与众同事八卦一下的冲动。我不再认为他怀着一份不可思议的异想天开,而是,我很难得地感动了。

没错,他是来投稿的,他怀里那一沓稿纸,正是他手写的一部长篇书稿。我和我的同事曾翻开过那些手写稿,尽管我们赞叹过那不多见的好字体,以及他深邃清晰的好文笔,却最终拒绝了他的书稿。我们的理由是:这些文字不适合在这里出版。

他马上殷切地回答:我可以修改。

面对他一脸的沧桑和一脸的认真与虔诚,我们愕然,而我们无法回答的真正原因是:只有名人的稿子才好运作,才能赚钱。

看着我们的愕然,他微微一笑:总可以修改好的,改好了再来。仿佛一切都是他的错。

此时,那个人正望着那几个大字,当他的目光落在最后的落



款处时,那双浑浊的眼睛亮了亮,但很快又暗淡下去。没有人知道,他布满尘埃的目光以及他古铜色的脸上纵横的沟壑中,藏着怎样的故事。

我没有管住自己的脚步,当我走近他时,他还在看着那个落款的名字——暮秋,这是震撼当今文坛的两个字,而我就是读着暮秋的文字长大的。

“爷爷,您读过他的书吗?”我轻轻地问,这样问,只是掩饰我心中的不知所措,当走到他面前时,我突然又忐忑了,走近他是为了什么?我能为他做什么?

“我们一起住过牛棚。”苍然的声音传来,轻描淡写地敲醒了我的这个午后。我紧紧地盯着眼前的老人,他至少有七十岁了吧,一张饱受苦难的农人的脸,一双粗糙的手,而我此时却在想象这双手握笔的样子,想到那不多见的好字体以及他的好文笔,我的思绪跳跃着滑向无边的幻想。我的幻想飞向广袤的农田,眼前的人正走在田间,像牛一样拉着耕地的犁铧,日复一日地劳作,只有在农闲的间隙,他的笔尖才会沙沙地落在纸上。

我的幻想中,他被推到大师暮秋的身边,他们一起走过那十年,一起窝在牛棚的黑暗中,躲开众人悄悄交换某本名著的读后感。也许他们还曾毕业于同一所学校,而大师暮秋的样子,来自我看到的一本杂志封面。此时,我的脑海中跳出一个问号:是怎样一个契机,让暮秋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文坛,眼前的人在农田与贫苦间直到暮年,他锲而不舍的笔尖上滑过的,是他越来越遥远却始终不肯放弃的梦吗?

“爷爷,您的书稿交给我吧。”我微笑,把手伸过去,潜意识里突然想到拍电影,如果是拍电影,我这个出乎自己意料的动作是剧情的需要吗?



男人“啊？好，好，闺女，要是不行，我再改。”他浑浊的眼中终于生出希望。

当他走出我的视线时，我才从剧情中跌回现实，顿时满目茫然，我要怎么帮他？揣着这个问题，我抱着那些书稿走回办公室，坐在电脑前，很认真地一页一页往电脑上敲着这些文字。

“你还是把这些东西抱回来了？”资深编辑阿A像看到怪物一样在我耳边喊，“这样的稿子社里根本不会出。”

我对她笑笑，转身继续敲字。她说的情况我当然知道，但她却不知道，我不远千里来这里工作，是因为我的电脑文档里，存着我日以继夜写出来的五部长篇小说，却无从出版。我采取了这种深入内部寻找机会的策略，试图圆梦，然而很遗憾，我已经来了快三个月，我的梦想依然没有着落。

此时，占据我全部心思的是眼前的书稿，我想，等我把这些丰筋多力的手写体全部敲在电脑上后，也许机会就来了。

也许，我们的梦明天就可以成真。

茉莉

那个有些泛黄的旧时光里。凤城大户白家才貌双全的二小姐茉莉，在秋天的某个午后，细心地收起她视为珍宝的那幅画，然后提着一个雅白色的小皮箱，悄无声息地走下阁楼，走出大院，消失在老街的尽头。那时候，她的母亲正在午睡。午睡醒来后的母亲得知此事，先是盛怒，之后猛地推开面前的木格子窗，惊得窗台

上的白鸽们倏然齐飞,看着她素日里最喜爱的小白鸽们在她的前面一一消失,她却似乎平静了。她像往常一样坐在阳台边的摇椅上看报纸,或读时尚杂志,呼唤大女儿陪她喝养生茶,日子一如往昔。

一年后,依然是秋天的某个午后,老街的尽头影影绰绰地走过来一个身影,当身影越来越近时,人们才看清楚,那是已经消失一年的白家二小姐。

“哎呀呀,这往后可怎么做人……”一声声低低的叹息落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。茉莉穿着月白色的高跟皮鞋,“哒哒哒”地踩着这些闲言碎语走进大院,走上阁楼。有人跟近阁楼后窗凝神静候,可是等了许久,并没有他们所预料的声音传来,一切都如没有发生过一样的平静。人们惊愕之余不免再次感叹:“这家人啊!”他们无法理解,为一个流浪汉离家出走一年的女儿,为女儿的出走抑郁而死在那年冬天的母亲。那要是发生在别的家里,还不闹翻了天,可是这一家,平静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此后很长的一段时光里,茉莉坐在母亲生前坐过的摇椅上,看报纸,读时尚杂志。那期间,家里人几次托了关系,要把茉莉嫁到远处去,但是都没有成功。“你还在做梦吗?为这样一个流浪汉毁掉自己的一生,值得吗?”姐姐问茉莉,茉莉一下子就恼了,“他是京城里来的画家,不是流浪汉。”说着,茉莉的目光移向那幅被她视若珍宝的画。

再后来,一场运动打破了旧时的平静,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轨迹,茉莉成了老街上的保洁员。每天的清晨,茉莉身上罩着宽大的蓝色工服,手里拿着扫帚,从老街一头的最细微处着手扫起。茉莉扫地时从来不抬头,只盯着她手中扫帚所到之处,即便有人经过,扫帚挡了路人的脚步,茉莉依然是抬头不看的,她只默默地

停止手里的动作,等那双脚走过去。这样的茉莉仿佛永远都不会觉察到,在她身后的不远处,时常会有几双眼睛内容复杂地盯着她指点议论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条茉莉出生至今仅仅离开过一年的老街上,再也没有人提起茉莉这个名字,取而代之的,是“破鞋”这两个字。

没有人记得那究竟是个什么日子,风吹起正在低头扫地的茉莉身上宽大的蓝色工服,人们这才看清楚,茉莉的工服下面,竟然是藕色的旗袍下摆。不知道从哪里伸过来一只仿佛带着怒气的手,一下就扯开了茉莉身上的工服,藕色旗袍包裹着无比妙曼的身躯展现在人们的面前。再看,茉莉的双脚上,被裹在黑色布套里的,居然是一双白色半高跟皮鞋,她成了那个时代潮流里一个无耻的异类。这一下子就惹怒了整条街,茉莉在懵懂中被一些人带走,晚上送回来时,人便只剩下喘息的力气了。

此后,这样的事在茉莉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,茉莉姣好的容颜在那样的经历中迅速地支离破碎,她仿佛真的成了一朵没血没肉的植物,任由风雨蹂躏摧残,过后,一切便如常。

直到多年以后,在这条走过旧时代,进入新时代的老街上,一个叫茉莉的老人,每天的清晨,身上罩一件宽大的工服,手里拿着扫帚,从老街一头的最细微处着手扫起。她扫地时从来不抬头,只默默盯着手中扫帚所到之处,有风吹过时,她宽大的工服下面,会有某种颜色的旗袍下摆微微扬起,而她的脚上,黑色的鞋套里,一定是一双与身上旗袍颜色相配的皮鞋。

此时,作为敬老院的志愿者,我刚刚为九十六岁高龄的孤寡老人茉莉洗了头,梳了一个整齐的发髻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她显然很满意。然后,她从身旁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幅画在我面前慢慢展开,说:“当年他给我画了很多肖像画,只有这一张最像。”我

看到，画上的女子一袭素雅的浅藕色丝绸旗袍，眼波流动，随意挽在脑后的发髻，手托着微微扬起的下巴，凝脂般的腕上斜斜地挂着晶莹剔透的翡翠玉镯。安静中沉淀出古典的风韵，让我想到一个词：风华绝代。

这是我向老人提起的，我说，我想看看她一辈子视若珍宝的那幅画。

深度旅行

当踩上玻璃的时候，苏小染才知道，她还是高估了自己。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着将要抵达的悬崖上的玻璃栈道，在百度上找出它的图片和相关数据，惊险指数让半车的女士花容失色，只有苏小染表现得很淡定。苏小染不是不怕，她只是觉得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她都有把握掌控自己的情绪。可是当脚实实在在踩上去的时候，她的情绪瞬间失控了——整个人就像悬在半空中，心和身体都像被一双恶作剧的手控制着，随时有被抛下万丈深渊的可能。

这是一队在旅程中偶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，每个人的周围都填满了陌生。苏小染的无助在陌生的人群中无处释放。她本能地后背紧贴着山崖，手死死抓住栏杆，不敢睁眼睛，不敢动，笔直的悬崖与突兀的高度营造的恐惧还是源源不断地涌进大脑……那一刻，苏小染就要流泪了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一个男低音传来。苏小染被声音惊得把身



体更深地缩向崖壁。

“深呼吸，放松。”一双手拉起她放在栏杆上的两只手，空谷中传来一阵尖锐的鸣叫，苏小染又是一惊，那双手渐渐地加了一些力度，她的情绪才慢慢趋于平静。“如果还是很怕，那就闭着眼睛，跟着我。”她照做。“脚步迈小一点，对，跟着我走就好。”苏小染不知道声音和手来自谁，只知道安全来了，依靠来了，她先抓住那双手，后来又抓着一只强有力的胳膊，当两个人在玻璃栈道上越走越远时，苏小染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她先看到一张帅气的男人的脸，接着，就被眼前惊心动魄的美景攫住了。苏小染惊呼着，松开了紧紧抓着的那只胳膊，调出手机里的相机，把身子倾出去，斜挂在栏杆上，要求对方给她拍照留念，满脑子的恐惧在那一刻烟消云散。

后来苏小染知道他叫宋陶，在外企工作，他每两个月都会抽出一周的时间，选一条路线，做一次深度旅行。苏小染笑笑，说：“我也是，两个月旅行一次。”

那天苏小染正在画室里工作，一辆奥迪停在了她的落地窗外，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进门来，苏小染定睛看去，半天后，惊呼出声：“怎么是你？”宋陶英气逼人地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粉色包装的盒子，打开，里面一个陶瓷杯子。杯子上的图案是苏小染的漫画像。这是那次旅行时，在一个陶吧，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作品。苏小染已经忘记了，但宋陶却给她送了过来。

两个月后，苏小染决定答应宋陶的求婚。在市第二医院当副院长的母亲告诉过苏小染：二十八岁，再不嫁，之后就会变成恨嫁。苏小染对母亲的话不以为然，但母亲的逼婚却让她像被罩在一张网中，无处可逃。合适的宋陶出现在合适的时间里，仿佛就是为了给美女画家苏小染的婚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